

新移民

網路心情故事

New Immigrant

異域漂泊的心靈宣洩，人生紅塵的感悟與思索。



優品 14

新移民——網路心情故事

作者：少君

主編：羅煥耿

責任編輯：翟瑾荃

編輯：羅煥耿、黃敏華

美術編輯：林逸敏、鍾愛蕾

發行人：簡玉芬 負責人：簡泰雄

出版者：世茂出版社

登記證：新聞局登記局版臺省業字第 564 號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民生路 19 號 5 樓

TEL：(02)22183277 FAX：(02)22183239

劃撥：07503007・世茂出版社帳戶

電腦排版：龍虎電腦排版公司

印刷：長紅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00 年（民 89）4 月

合法授權・翻印必究

定價 200 元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Printed in Taiwan

優品 14

新移民

網路心情故事



作者 ◇ 少君

目錄

「網上走來一『少君』——兼論少君的《新移民》	5
告別	15
大陸人	27
愛是什麼？	27
ABC	49
演員	57
第三者	65
最初的心跳	65
命運	77
留學生	83

人生一幕	責任	同床異夢	新移民	愛是不會凋謝的	網語人生	開餐館的老板	我想對他說	鐵達尼號迷	出國夢	愛是不能忘記的	後記——最後的自白	263
												121
												141
												135
												111
												199
												209
												147
												237
												227
												251



「網」上走來一「少君」——兼論少君的《新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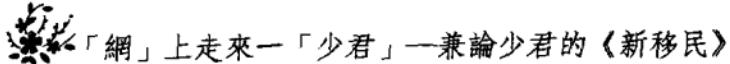
第一次認識「少君」這個名字是在網路上看到他寫的小說《半仙兒》，那出手不凡的思維空間，以及那行雲流水般舒暢的文字立刻讓我為之喝采。而當我見到這位「網壇」（網路文壇）上鼎鼎有名的才子作家時，已是在讀了他大量的作品之後，這讓我在思考他的創作人格時有了一個豐富的參照。

未見少君時，以為他是年輕一代「新潮作家」的風貌。然而，當我真正走近這個「智慧型」的多產作家時，強烈的感覺告訴我：少君是一個人格建構非常成熟的作家。在他身上，正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時代變遷的風雲，而且是博採中西芳華，融現代科技資訊於一體，同時

他的筆又是飽蘸著生活的源流！這才是少君的創作之所以如此具有張力且一發而不可收的根本所在。

少君，本名錢建軍，生在軍旅之家，可以想像一路沐浴時代陽光。然而，難能可貴的是，看盡了京華煙雲的他，身上竟全無皇城宦海驕躁的烙印，一副誠懇而質樸的表情裡，蘊含著他對人生紅塵深沈的感悟和思索，對人間悲歡、人性善惡的充分關懷。在我的感覺裡，當一個人將超人的機智與透徹的平實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其人格魅力就會展現。而這，正是少君給我們的第一印象。

很難想像，少君曾就讀北京大學物理系。令人驚嘆的是他當年竟能夠一邊學習物理，一邊創作浪漫的情詩。物理的抽象訓練使他的思維走向緻密並時刻與科技前沿接軌，而詩情的洋溢正是他抒情本性不可扼制的自然流露。這一理性與感性奇妙的相輔相成，正好造就了少君把握生活的獨特尺度和表現文字上的情感節制。是少君創作個性上



「網」上走來一「少君」—兼論少君的《新移民》

的一大特徵。

很多讀者從《新移民》中，驚嘆少君曾經歷過的豐富人生。不錯，他坐過監牢、當過學生、工人、工程師、記者、研究員、教授，直到跨國公司的經理、總裁，可以說經歷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廣闊的人生。然而，他的人生對於創作的更重要的一步是從東方到西方！這種跨越時空的感受，才使得他在觀照大千世界百態人生的時候能夠從臨空俯瞰，從而在創作上超越了傳統小說家的地域性局限。

有人認為少君的創作動力來自於他多年來從事經濟領域的研究與實踐，從而關注人生的文學表現。其實不然，少君之所以下筆萬言、文思奔湧，真正的原動力是他內心深處一直渴求著一種靈魂的渲洩，從而舒弛經濟運作帶給他的精神羈絆。他並不願成為一個純粹的學者、企業家，他要在文化的意義上塑造自己的人格。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不能不寫作，寫作使我在與金錢遊戲的壓抑中得到釋放，寫

作也使我在異域的漂泊中感受到生命的價值所在。」

在我看來，少君從事創作的另一個客觀動力，是他具有強烈的「新移民文學」使命感。本世紀末，大批中華學子移民海外，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景觀，如何表現這從東方到西方的特殊一代，毫無疑問是我們當代文壇最新鮮的主題。尤其是親歷這一命運轉變、掙扎在文化旋渦中的新移民，最應該承擔起文學表現的使命，為歷史留下這一代的面影，為後來者劃下路標。而這一沈重的文壇使命，又怎能期望在海外成長的下一代身上？他們是無法感受到開拓者們的苦樂與悲歡的！

與當代的其他作家不同，少君雖然承擔起描述新移民生活的文學使命，但他卻不是首先從油墨紙香中呼應讀者，而是從連接千千萬萬台電腦屏幕的網路上向我們一步步走來。少君對此戲稱為：「不喜歡投稿，網上寫作天馬行空，而且百發百中，沒有被退稿的挫折感。」



「網」上走來一「少君」—兼論少君的《新移民》

資訊爆炸的網路時代，成全了少君的創作激情，反過來說，也是少君所掌握的科技資訊手段，足使他抓住了這一特殊的時代，伴隨著網路文學的應運而生，少君一躍而登上了海外文學的「網壇」。

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傳統的「文學」觀念正在發生巨大的演變，猶如法國當代電影的無音樂寫實主義的表現手段，當代文學的魅力愈來愈源自於寫實技巧的純樸和原始本質的生活表現。少君正是感受到這一番美理想的轉換，他找到了一種介於小說與報導文學、虛構與寫實相結合的創作文體。由此，他避開了小說的雕琢，也克服了人物訪問的局限，他成功地運用了自己把握生活的機智和文字修鍊上的簡潔，找到了自己獨特的寫作優勢。同時，他也找到了這個時代特定的千萬讀者。

一九八八年赴美留學的少君，堪稱這一代海外新移民讀書創業的傑出代表。追溯他的網路創作活動，正式始於一九九一年四月所寫的

第一篇留學生小說《奮鬥與平等》，這也是今天網路文學研究中所發現的第一篇中文網路小說。就少君的寫作生涯來講，早在北大畢業後擔任《經濟日報》記者，並遊走神州南北期間，就曾著有《西部發展的若干問題》、《西部報告》、《現代啟示錄》等調查研究報告，但那不是文學，年輕的少君志在「指點江山」。來到美國後，是少君人生的重大轉折，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下子從行走中南海的學者變成了中餐館端盤子的小侍者，從指點江山的青年理論家變成美國二流大學的留學生。」然而，正是這種落差，使他毫無選擇地必須從零開始新大陸的新生活，從德州大學的博士生到 T I I 公司的副董事長，回首一瞥十年已逝。

少君的文學創作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緣於「以文洩氣」，這所謂的「氣」就是他轉戰東西方疆場，胸中蘊積的不吐不快的種種感嘆和那種征服者的豪氣。換言之，這必「洩」之「氣」正是他創作的衝動源



「網」上走來一「少君」—兼論少君的《新移民》

泉。九十年代，是少君文采勃發的年代，出版詩集《未名湖》、小說集《大陸人生》、《願上帝保佑》、《留美檔案》等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則是他從一九九七年一月到一九九九年二月在美國報紙《達拉斯新聞》上連載的《新移民》系列小說，這些創作文字後又陸續在網上《新語絲》、《世界日報》等北美報刊，以及《人民日報》、《世界華文文學》等兩岸媒體上與讀者見面，影響甚巨，少君文名由此大盛。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把《新移民》系列看作是少君九十年代的代表作品。

縱觀《新移民》系列，每篇一個人物一個故事，獨立成章，但合在一起，卻是活生生的一個當代生活的「百鳥林」。這些作品中的人物，無論是陷入愛情苦旅深情而無奈的「ABC」，還是執著在對死去戀人深深懷念的痴情者，無論是對婚姻陷阱的無奈還是婚變情侶的反目，在少君的筆下總是充滿著對「真愛」的嘔歌，對現實與毀滅愛

情的冷靜解剖。作者從不在人物的命運中加進主觀的判斷，而是讓讀者從中解析出人性最複雜的演變，以及人性最深層的弱點。在中國當代文壇上，很少有作家能夠像少君這樣，把筆觸全面地伸向了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毫不留情地展示出這個時代在瘋狂旋轉的同時，所夾雜著的種種道德迷失和淪喪，諸如「演員」與「導演」間的性交易，當我們宏觀地縱覽過少君的這些《新移民》中五光十色的作品時，會覺得那其中蘊含著的飽滿的生活積澱和生命激情，實在讓人驚嘆不已。他的這些作品之所以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迴響，各家報刊紛紛轉載，令讀者歡迎的第一要素，就是作者透過這些假設的人物，把生活的原型血淋淋地剖析給我們看，其敘述語言的真實性及深刻性無不撼動人心。

此外，《新移民》的魅力還在於少君所特有的口語化的個性語言風格，這不僅拉近了文學與讀者的距離，而且使人物的風貌立刻鮮活



「網」上走來一「少君」——兼論少君的《新移民》

地突顯出來，使其筆下有的人物可愛，有的人物可憐，有的人物可憎，有的人物可敬。少君用他那理性而明快率真的文字，將人生舞台上的複雜故事，縮寫在一幕幕的方尺之中，絕不絮叨，絕無拖泥，該停的時候戛然而止，每篇的尾斷都帶給讀者一片無盡的想像空間。

當我們面對一個作家肯定其在文學史上的價值時，首先要判定的是這位作家為當今的文壇做出了怎樣的獨特貢獻，也就是說，他究竟為我們的讀者提供了哪些新鮮的創造。

少君的文學貢獻並不在於他提供了怎樣的宏篇巨著，也不在於他創造了怎樣複雜的人物典型，而是在他的筆頭描繪了一特定時代的最豐富最廣闊的社會圖畫，他所關懷並行之筆下的芸芸眾生，為我們的時代留下了一幅「清明上河圖」般的浮雕面影。

少君的另一個獨特的貢獻是他在社會巨變的時代面對人性本質的探討。他從不迴避人性的陰暗，更能直面人性的弱點，他敢於把人性

在烈火中的考驗，和扭曲表現得淋漓透徹。這歸功於他多年來對社會、對人生的準確掌握，尤其是他能夠把作者自己超越在作品之外，以俯瞰眾生的客觀理性，使得他筆下的人物獲得了高度的現實主義的真實性。

當然，當一個新的文學時代在創造一批新型作家的時候，我們不能夠也無法要求他們在藝術上立即呈現出完美與成熟，而傳統的經典主義式的「傳世之作」的標準也將為新的文學審美觀所改變。我們要肯定的是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的作家，我們所要呼喚的是震撼性的無愧於這個驚心動魄時代的大家風範作品的出現，而這正是少君這一代新移民作家們天降大任的神聖的文學使命。

文學評論家，〈自由人報〉總編輯

陳瑞琳



《告別》

那天我正好在公司開會，秘書小姐把頭伸進會議室朝我做了個接電話的手勢，我問誰找我？她說有個中國人來了好幾次電話，非要找我本人接聽。我不耐煩地說告訴他我今天不在，明天再打來。「真是的，等一天我又死不了。」沒想到秘書接下我的話說：「您死不了，可他說他可能會死。」會議室內立刻滿堂哄笑，我只好走出會議室，去接這個令人討厭的電話……



我想您可能生氣了，請原諒我，一個快要見上帝的人。我已經住